

诗意洞河

◆邹婷

一部分延伸至河面，下面用石柱或木桩竖于河底擎托着，上面架横梁搁木板做成房屋，扇窗推开，宛若相框。

水阁房前屋后，皆通河道；岸植垂柳，铺以石栏；门前河面，俱覆石阶。人们充分利用多变的地形，使流水在房屋周围通畅无阻。临水而居的房屋，秉承素朴的古越建筑，白墙黛瓦，飞檐翘角。苍翠的爬山虎绕上了墙头，在轻风中赞美绿色的生机。古老的木格窗户带着许多菱形和纹样，诉说着历史的沧桑。码头边，拴船的铁墩子锈迹斑驳，仿佛伸手一摸，便能摸到一件沉淀已久的古镇文物。台阶一层层地延伸在水面，午后的阳光投射在水面上，船咯吱咯吱地摇着，游人悠闲地欣赏古镇风光。

沿着大块的青石板一路向北，窄窄长长的古街，店铺林立，作坊连片，无论是古铜色的门环，还是雕花的窗棂，无不展现着古老优良的民俗传统和勤劳智慧的杰出才艺。如此深厚而珍贵的遗风余韵，熏染着洞河古镇，惠泽着后代世人。古老的镇，总有古老的河，也有古老的桥，古



老与现代的交叉和变换，形成动与静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小镇的整体。

来洞河古镇，最值得一看的是临山而建的百年戏台，更能体现出古镇独特的建筑风格与艺术典范。它将自然之美与人类智慧结合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地使建筑与自然相得益彰。烟波浩渺的群山是远景，古朴的戏台就成了近景，它们在视线里聚焦，是真实中的幻境，是真正的“海市蜃楼”。戏台小，舞台大，百年戏台留下或模糊或清晰的文化内涵，点缀在这个朴素的小镇，这是古镇对后人的文化馈赠。如今，戏台虽已空空如也，不再有人头攒动的观众和此起彼伏的欢呼，但它依然是丰赡的，聚拢着悠久的历史，见证了时间的流逝。

船是洞河人的脚，水是洞河人的路。小船向前开，船头向上翘着，劈开波浪，掀起晶莹的浪花，轻捷如踩云般飘逸。摇橹的柄叶翻拨着河水，发出阵阵锤击玉石般清脆悦耳的声响，回荡于洞河的山水间。坐在船上，身上倒映着水的光影，透出缤纷斑斓的光芒，穿梭于古老悠长的河道，鉴赏仙境绮丽的风光。从船上望远眺去，洞河的风光豁然明朗，一簇簇的屋子紧密地搭成一条条线，码着河岸捋得直溜溜的长廊，参差不齐，倒映在水里，影影绰绰，美轮美奂。

行走在诗意的小镇，行走在宁静的老街，笑容明媚，步伐轻快，这里是历史的蜕变，是时代的进步。如梦的洞河随着古镇的发展，将更加美丽，更加有韵味……

回首



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不仅会识字算账，还会做漂亮的布鞋。一双精致的布鞋，不仅样式要新颖，做工也非常讲究。母亲每次做鞋，就像是在做一件艺术品那样认真仔细。

大人的鞋一般都是固定的鞋码，除了冬夏季节尺码有所差异外，其他的工序基本大同小异。我们兄妹俩都是长个子的年纪，随着个头不断变化，鞋子大小也跟着不断加码。往往今年做的鞋子，明年就穿不上了。每次为我们做鞋时，母亲就会去左邻右舍家寻找合适的鞋样。每次找到合适的鞋样，母亲就像是在春天的原野里发现了一朵马兰花般高兴好一阵子，赶紧仿照着剪一个鞋样，并在鞋样上小心翼翼地写上鞋码，标注好鞋帮和鞋底字样，以防鞋样多了放在一起辨别不清。母亲会把鞋样夹在一本泛黄的书本里，她认为剪鞋样一定要用硬实的纸板，或香烟外壳，或牛皮纸。天长日久，那本厚厚的书本里，大小各异的鞋样夹得厚厚的一沓。

每次翻找东西，母亲都生怕我们翻乱了她的鞋样，总是再三叮嘱：“可不敢把我的鞋样弄乱了，你们虽然都长大了，但以后那些鞋样我还要留着给你们的孩子做鞋子用哩。”母亲是个勤劳的人，经常教导我们：“天晴不在屋里坐，下雨不在地里和。”正如古人讲的“晴耕雨读”，天晴时要在地里精耕细作，雨天里干不了其他事，就要趁着闲暇时间多读书。母亲虽然不读书，但一心想着把日子过好。每逢雨天，母亲不是纳鞋底，就是踩缝纫机，为家人做鞋做衣服。家里的两个木箱子，就存放着满满一箱各种颜色、大小各异的布鞋，不仅有春夏季节的单鞋，还有秋冬季节的棉鞋。

用母亲的话说，人活一世，就要勤快，虽做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但要尽心尽力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母亲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她身上那股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母亲的鞋样

◆陈亮

乡情



久闻洞河因河而秀，因水而灵。徘徊在洞河边的老街，映入眼帘的是满眼的古朴，没有华丽的色彩，没有故作作的娇柔，有的只是白色的墙、黛色的瓦，弯弯的河流从镇中穿过，赋予小镇生命的流动和休闲，像一幅笼罩在烟雨中的淡雅水墨画，以原汁原味的水乡风貌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成为陕南古镇的一张名片。

漫步在洞河的石板街巷间，观赏那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追寻沧桑岁月留下的痕迹。踏上青石台阶，古朴的历史气息弥漫在空中，似乎还能见到那昔日的繁华。如今，木桥和街道相连，曲径通幽。在一间古宅门口，我见到一位神态从容的老者正悠然自得地看书。我向他问好，与他攀谈。他告诉我，洞河是由老河、老街、老屋、老人组成的。沿河民居皆为匠心独具的“水阁”，房子大多是二层楼房，有

为大地写诗

◆张鸿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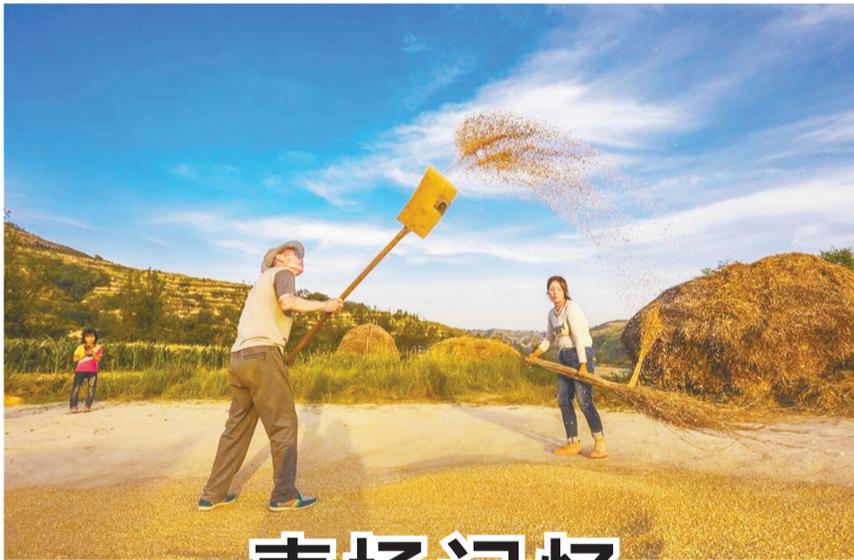
芒种有着神奇魔法
乡村里每一块水田
都已是白云浮动的诗笺
每一位农人都是诗人
写下盛夏送给乡村的情话

想要以青青秧苗为笔墨
给夏日写一首清新的诗歌
就先要在水田间的云朵里落脚
再用那双农人的双手
与这一种绿草银白的须根相握
在体温和脉搏都连通之后
一同在泥巴上布局平平仄仄
为大地写满绿色的诗行

在乡野的轻风里大胆抒情
每一笺诗行都有韵味
正在夏风拂动的书页上
标注着亭亭玉立的本意
就有一田清水与万千露珠
把这首诗吟诵进乡村的封面
以浓翠抒发家园的魅力

农人写给大地的诗歌
在夏天的烈日下昂扬蓬勃
释放着最惬意的安详气息
引来青蛙彻夜的声声表白
引来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唱和

诗歌



麦场记忆

◆黄宇辉

过去，由于没有大型收割机，加上受天气影响，每年夏收，往往要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了集中而尽快地完成夏收工作，每个生产队就腾出一块平整的场地，作为碾打、晾晒小麦的麦场。那时收麦全靠人割车拉，把一捆捆的麦秸秆运到场头，再通过摊场、晾晒、碾轧、翻场、起场、脱粒、吹扬等一系列环节，才能颗粒归仓。

麦场是夏收的主战场。夏日炎炎，社员们顶着酷暑，把从地里拉回的带着潮气的麦秸铺摊在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形，这叫摊场。先是经过太阳暴晒，当表面晒干之后，再用木杈翻面，这当儿准备好碌碡，套

上牲口。经过若干来回的碾轧，麦穗逐渐脱粒，接着用木杈翻面，循环几次。等麦穗完全脱粒后，进行下一步流程——起场。

起场是夏收中最为急速和下力气的活。这时全队社员一起上阵，木杈挥舞、尖杈奔跑，把碾轧的麦秸几经抖落，麦粒与麦秸分离，分成两个形状完全不同的麦堆和秸秆垛。脱完粒的麦粒上带着麦壳，还需吹扬，家乡人叫它“扬场”。扬场要等有风时才能进行，这个活不是谁都能干的，要有一定经验的农人来操作。等麦粒完全脱壳后，就相对轻松了。晾晒麦子相对以上环节是比较轻松的，只要把麦子摊开，定时搅一下

即可。麦子晒干后就可以入仓了。

为防止麦子晚上被盗或者突发暴雨，每天晚上队长会安排人看场。看场的人一般都是青壮年劳力，一班两个人，看一宿，生产队给记半天工。看场的地点就在麦堆附近，往往用尖杈等农具做骨架，上面铺设麦秸，临时搭建一个简易的窝棚。那时人们的文化娱乐匮乏，看场人为了打发时间，消遣方式就是拿着收音机听秦腔。

如今，大型收割机进入田间地头，夏收不到一个礼拜就可完成，农人再也不用挥汗如雨地劳作，但麦场上龙口夺食的记忆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人生

用好辅助线

◆黄小平

一道难解的题，画上一条或几条辅助线，便迎刃而解了。辅助线是辅助解题的一种方法、一条捷径。

解难解的题，做难做的事，不是光卖力、光埋头苦干就行，还要讲究方法，运用方法。方法对头，便能事半功倍。

辅助线是后来添加上去的，是外来的。无论是解题还是做事，自己解决不了，要善于借助外来的帮助。

辅助线画错了地方，会干扰和影响解题的判断，起到反作用。帮助人，也要帮对地方，得把握时机，要懂适度，否则适得其反。

如何画对辅助线呢？那就是多做、多练、多实践，实践出真知、出灼见。

画好人生的辅助线，用好人生的辅助线，对于助推我们人生的成功不无益处。